

豫

章

焚

書

第三冊

豫

章

焚

書

卷一百一十五

暢谷文存卷六

雩都 宋昌悅 粹夫 著

贈道原叙

余自幼與道原學同蒙師道原日誦數百言而余稍鈍不能及道原比長道原遊豫章而余亦自學爲文好修辭鍊句尙才華道原歸與余談以爲文者當有水流花放自然之妙如寫家書不宜太雕刻而余是時方氣盛議論不肯相下以爲余與道原各自有聞也是後用試于有司皆不能中尺度而道原遂棄時文從雙江鄧氏學理學每與余言居敬窮理之功而

余是時方有志于古文胸中日記數萬言落落甚自負又與道原不相合然未嘗不心異其言方是時余二人者年已各十八九矣人生少時先觀立志及其長也將責以有成今余與道原年少時志趣各不同如此然皆欲各自勉以成其學今皆三十有餘矣古之人四十曰強而仕今余與道原距古人始仕之年蓋無幾道原與余年四十其學問成就不知果何如魏叔子曰今天下不乏卓犖之人當其少時炎炎然若火之始盛既而志衰於嗜慾氣奪于禍患心亂於飢寒行移於風俗學術壞於師友而向時之意氣燿

乎若死灰之不復燃嗚呼其可鑒矣夫辛巳夏道原
歸自澄江頗間適間就余談往事余感夫成學之難
也故書以爲贈且重以自警七月中元之前十日昌
悅叙

送凌霄叙

骨無千年不朽之理爲人子孫者但盡其力之所能
爲者而已葬而得吉肉化而骨全不吉則爲螻蟻之
食或黑爛臭穢而堪傷爲人子孫者不忍其祖父母
遺體爲螻蟻之食爲黑爛爲臭穢其必化者無可奈
何其尙可全者必爲之擇吉地以全之是孝子仁人

之用心也嗟夫漢寢唐陵至今安在而或者必欲藉是爲萬年子孫禍福之計又何陋耶然則卜葬果無關於禍福歟曰非然也死骨無知而山川之靈氣必有所憑以爲應故吉者吉而凶者凶爲人祖父母者靡不欲福善其子孫而有時不能得福而反禍者地使然也語曰陰地不如心地又曰作善者必昌作惡者必亡今夫地卽天也地有權天獨無權歟是又可爲專言地理者戒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厚歟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

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嗚呼莊子之
自爲則達矣非所以繩後世之爲人子孫者故楊王
孫裸葬以矯世余亦無取焉乙酉正月凌霄持堪輿
將遊甯化甯化其所舊遊境也必有好學問而能深
思與凌霄相識者凌霄試出吾言以証之其或者聞
而首肯乎時乾隆三十年也昌悅叙

贈韻泉叙

天地闢而文生焉星辰日月山川草木文之大者也
堯曰文思舜曰文明禹曰文命自古帝王曷嘗不以
文著哉湯之文尙書見之文武之文周公發之古之

善爲文者莫周公若也七月之章無逸之篇後之執筆者誰能道其一字哉孔子不爲文然贊易修春秋此乃天地之至文也或曰君子學道養心修身而已矣焉用文曰不然是拘儒之謬說也夫用力於內者不華乎其外自宋儒專用力於身心性命之學或者多不長於文此其力有所不能兼及也而必以其所不能廢人之能可乎不可也使古而無文天地至今猶陋矣又安知有所謂道德仁義身心性命云乎哉雖然是有本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文皆道其身之所得力者而已不自知其爲文也所以爲天

地之至文也水無波得風而波生波有大有小有往
有復有遲有速此水之文也水豈有意於文哉順流
而行遇風焉欲不爲文不得也今之學爲文者皆忘
其本而趨於末身不爲忠孝信義而敢大言以欺人
或者剽竊陳言又或爲之繡其聲帶此則宋儒之所
嫉也已然則爲文當奈何曰以唐宋大家爲門戶以
秦漢諸子爲堂階以左氏公穀爲闡奧菽粟乎語孟
鹽梅乎六經而又參以周程張朱折衷而求得其至
於以修身於以治人不得已而爲文則庶乎可也族
弟韻泉好學士也方有志於文余欲勉其銳氣而廣

其意故書所見以貽之壬午又五月昌悅叙

送韻泉北遊叙

朝廷待士不薄韻泉始上公車當以天下生民爲念
今年春米貴貧者賣衣鬻產悉所有以營一飽或並
未能飽聊以度日耳國家旺氣方隆今年秋禾稼倍
收貧者帖然無事然典賣已盡貧將益貧矣假如更
值荒旱彼不化爲流莩且將聚爲盜賊是誠當事者
宜究心也韻泉行矣若得登於朝當以此意爲聖主
言之卽或出宰百里益宜自展其學毋使人誚經生
無用也觀目前須知天下毋以己身富貴忘他人賤

貧吾嘗泛大江走揚淮渡黃河入清河口到宿遷縣
界登河岸見岸上蘆葦蓋矮屋無數以爲溷次欲入
則見婦人其中或抱兒女聞啼聲有炊具心惻然急
走連至數屋皆然此真大江以南溷厠所不如也吾
不知此輩何以爲生岸上人指云此到宿遷尙十餘
里遙見大路上車馬奔馳紅塵冥冥不見城郭又不
知城郭內華富當何如也人生苦樂不相一南北方
風土不齊自過黃河風沙滿目迴首淮揚佳麗無復
睹矣或云南方多貨北方多藏南人炫外而虛其內
而北方千石之家猶稱貧士此其說又何也吾輩生

於南長於南雖行數百千里月不識風塵二字今日
若到王家營子或台兒庄登車駕馬當親見之到都
中見羅台山爲我問詢善爲之吾道將行矣乾隆三
十年乙酉歲十一月花萼堂兄昌悅贈

送韻泉上京謁選叙

今之人咸曰縣令難爲非縣令之難爲也難乎其爲
縣令者也天下事之至難者莫如將百萬之軍而古
之善將者百戰百勝出奇無窮彼其視三軍之衆如
吾一人之身此其所以不難耳今之爲縣令者如能
視一縣之事卽吾一家之事則縣事治矣或曰治下

易接上難我欲如是以爲之而上之人或不我喜如
之何曰上之人亦人耳彼其所以參罰乎下也必且
曰是不廉也是不明也是怠而不勤而無禮也我果
不廉不明不勤怠而無禮則吾之罪當矣無其實而
妄被以名聖天子賢公卿其遽信之乎吾之百姓其
遽安之乎彼亦先自懼得罪而不敢爲是輕以誣人
也行矣吾告子止此而已或又曰今之廉者明者勤
而有禮者則往往多被參罰矣如之何曰是非吾所
能知也吾所可知者問諸已而已矣陽明先生曰使
天下之人盡否我只如此做去行哉行哉從茲以往

他日得陞而爲大吏其所以帥下者亦慎此耳

送楊玉山叙

玉山楊君署教授饒州代任者至束裝而歸會城將行執余手而言曰吾往歲與君同挑選今歲隸官子縣學我府學又同在一郡我將行而子尙留子其可無言且子之性愛避囂而處靜吾之性亦然子接人不多言言則必本於誠實浮言戲詞未嘗出諸口吾之於人也亦然吾二人性行大略相同又如此今茲之別真有不勝情者子不可無言余曰吾甚愛君之淡於榮利也君之言曰吾此行也至會城將乞假而

歸且以定省吾老母他時若可出則出不出則田園
中自有樂地以色養承吾老母人生如此亦可矣仕
宦之味吾已嘗之矣君之言如此則君之進退真所
謂綽綽然有餘裕者矣古人有言曰官本臭腐故得
官者夢棺財本糞穢故得財者夢糞今之人獨於臭
腐糞穢中津津然味之而不厭是誠何心也象山先
生曰士人讀書卽求應舉應舉卽求得解得解又求
得官得官又求改官自少至長自頂至踵無非爲利
利之陷溺人如此之深而君獨能蕭然有見於世俗
之外此真吾所樂與同心者也且人能淡於榮利外

至者不能攫其中卽眼前身心受用正自不淺觸處
泰然其樂無有窮極又未問其後此之進德爲何如
也君行矣時可出則再出又烏知其果不可也

贈羅台山叙

生乎今之世士多習爲剽竊之學沉淪汨沒以勢利
相熏能知古文者蓋鮮台山不獨能知古文而更能
作古文此余所甚愛而欲與共勉焉者也古文之學
自西漢後而殆絕近千年而後得韓愈氏出而振之
韓愈氏後數百年而又絕至歐蘇曾之徒出而古文
大興於北宋南宋以後不可言文矣有明二百七十

七年僅一王文成然彼固不以文著也明亡有魏叔子其文上下古今無美不具生乎魏叔子之後復言作古文可謂多事矣雖然以爲藝耶則可以無作以爲道耶則吾未聞道之可以中絕於天地間也孔子之後不復有大聖人矣顏孟諸賢同時而並起其後大賢名儒往往輩出代有人焉此天地之慶也吾未聞道之可中絕於天地間也此吾欲與台山共勉焉者也

叙別一篇贈花萼堂諸子

六月旣望悅與花萼堂諸子夜飲于松月之下是時